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2 September 2008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2008 年 9 月 11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请你注意随函所附的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关于吉布提-厄立特里亚间局势的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8 年 6 月 24 日就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间局势所进行的磋商，实况调查团于 200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访问了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当局没有准许调查团访问厄立特里亚。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报告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原件：英文］

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关于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危机的报告

200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

一. 导言

1. 据报道，2008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吉布提武装部队和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在两国未划定的边界杜梅伊拉[1]地区发生严重冲突。据报道，冲突造成 35 人死亡，双方都有数十人受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境内流离失所，至少在吉布提一侧。在发生杜梅伊拉冲突之前，吉布提武装部队和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彼此相距很近）自 2008 年 4 月以来连续数周进行军事集结，紧张局势加剧。在与两国常驻代表接触之后，政治事务部应安全理事会的请求，在 2008 年 5 月 14 日及 6 月 12 日和 24 日的三次会议上，向安理会通报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危机。

2. 在收到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分别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之后，依照 6 月 12 日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08/20），其中安理会鼓励秘书长“紧急开展斡旋，与双方进行接触，促进双边讨论，确定减少边界地区军事存在的安排并制定建立信任措施，以化解边界局势”，秘书长指示政治事务部向两国派遣实况调查团，评估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最初，调查团预定访问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以及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在 Mount Musa Ali 地区与两国交界，而且是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当值主席。但实况调查团不可能访问阿斯马拉或边界的厄立特里亚一侧，以查明当前局势。尽管在纽约和阿斯马拉多次讨论和提出请求，但厄立特里亚当局仍拒绝向调查团发放签证。

3. 结果，调查团的职责范围只得作修改，仅包括：访问亚的斯亚贝巴，与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和埃塞俄比亚有关政府官员等进行磋商；访问吉布提，与吉布提当局进行磋商。此外，还设想调查团实地访问杜梅伊拉，并会晤联合国驻吉布提国家工作队。政治部非洲二司副主任萨姆•伊博克担任调查团团长，成员如下：Arnaud Huannou，政治事务部政治事务干事；Douglas Langrehr，维持和平行动部军事规划员；Laurent Dufour，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事务干事。

[1] 杜梅伊拉地区包括一座山，即杜梅伊拉角，以及附近的杜梅伊拉岛。

二. 工作安排

亚的斯亚贝巴(7 月 28 日至 31 日和 8 月 4 日至 6 日)

4. 7 月 28 日至 31 日和 8 月 4 日至 6 日，实况调查团访问了亚的斯亚贝巴。根据职责范围，调查团与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埃塞俄比亚国防部和外交部的一些重要对话者讨论了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间局势。[2]

吉布提(8 月 1 日至 4 日)

5. 调查团在吉布提会见了若干政府成员、外交使团一些重要成员、联合国吉布提驻地协调员以及代表联合国各方案和机构的一些同事。[3] 在调查团访问的最后一天，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接见了调查团全体成员。

6. 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开展活动的整个期间，调查团努力安排工作，执行任务，特别是增进对下列关键方面的理解：(a) 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关系的状况（过去和现在），包括正确评价确定这二个领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不同期间边界的系列公约、条约和议定书；(b) 导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冲突的大事记；(c) 自冲突发生以来边界地区的事态发展；(d) 边界地区当前军事、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e) 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及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创造有利于两国对话环境所作的种种努力。

7. 调查团除会见活动和访问杜梅伊拉角之外，还能够审查一些报告及描述和分析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间当前局势的其他文件。厄立特里亚自 2008 年 3 月以来占领吉布提领土杜梅伊拉的背后动机已得到广泛报道，而更准确地了解两国边界的历史特别有助于了解这些动机。正如所料，只有在吉布提当局充分合作和提供便利的情况，才有可能作出这种正确评价。

三. 调查团的主要活动

8. 调查团访问吉布提的主要活动是沿着与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边界实地访问杜梅伊拉角，因为 6 月 10 日和 12 日在那里发生了战斗。在开车前往杜梅伊拉角之前，调查团访问了吉布提武装部队在 Moulhoule 的总部，在吉布提参谋长 Zakaria Cheikh Ibrahim 将军的主持下，听取了对边界形势的介绍。

9. 访问杜梅伊拉角特别有益，因为这使实况调查团可以(a) 了解两国军队部署的性质和规模；(b) 评估中短期内恢复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造成的影响。

[2] 见附件二。

[3] 见附件三。

四. 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边界的历史和对杜梅伊拉现状的影响

10. 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的大多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1897 年法国（殖民国家）和埃塞俄比亚梅内里克国王二世签订一项条约，[4] 确定了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从最北端杜梅伊拉角至比西第卢边界线的东北段。但这段边界从未在实地划定。吉布提当局声称，杜梅伊拉角陆地边界的确切位置对确定厄立特里亚是否确实自 3 月以来占领了吉布提领土至关重要。如果两国就红海的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则这一边界的位置也极为重要。

11. 杜梅伊拉岛的地位也尚待确定。1990 年和 1901 年法国-意大利缔结的议定书赋予法国和意大利对该岛的共同主权，这两个殖民国家承诺该岛不被占领，无论是法国或意大利还是第三方均不得占领该岛。吉布提当局估计，这些议定书将吉布提领土缩小了约 2 000 平方公里，因为它改变了与厄立特里亚的陆地边界，将 1897 年条约规定的位置向下推移 40 公里。

12. 法国和意大利签订的 1935 年协定将杜梅伊拉岛划给了当时意大利统治的厄立特里亚。该协定还将大陆边界进一步南移，进入以前根据 1897 年条约以及 1900 年和 1901 年议定书认为属于吉布提的领土。厄立特里亚认为，根据 1935 年协定，厄立特里亚国防军 2008 年 3 月“夺取”的杜梅伊拉角和杜梅伊拉岛构成厄立特里亚领土的一部分。但该协定从未被批准，这是吉布提人一直认为这些议定书仍然适用的原因。

13. 1954 年 1 月，法国和埃塞俄比亚签定一项议定书，划定吉布提法国领土与埃塞俄比亚（当时包括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但实地划界工作只在 Dirko Koma（Mount Musa Ali 附近）和 Daddato 之间完成，从 Daddato 到红海这一长段边界并未划定。

14. 从调查团在吉布提进行的接触来看，虽然从未划定大部分边界，但似乎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在该区域内外），即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应以 1900 年和 1901 年议定书的规定为准。调查团得知，这是吉布提人的一般认识，也是他们与厄立特里亚发展双边兄弟关系的基础。

15. 调查团能够确定，两国存在巨大意见分歧。例如，尽管存在上述吉布提人的普遍认知，厄立特里亚 1996 年试图控制杜梅伊拉角，包括通过出版发行根据 1935 年协定绘制的边界地图。两国随后出现的争端持续时间不长，通过双边机制得到解决，但边界问题仍未解决。

16. 调查团的一些对话者认为，如果两国在 1996 年争端之后就其边界位置作出最后裁决，则本可能避免当前的紧张局势。

[4] 1897 年条约、1900 年和 1901 年议定书、1935 年协定和 1954 年议定书载于下文附件一。

五. 最终导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冲突的系列事件

17. 厄立特里亚拒绝接待联合国实况调查团以查明当地的实况，这意味着调查团所得到的仅为吉布提一方提供情况和系列事件。在访问吉布提期间，吉布提当局向调查团讲述了以下系列事件：

(a) 2008 年 2 月 4 日：奥博克地区（吉布提）的行政官员提醒吉布提国家当局注意在厄立特里亚边界一侧正在开展的土木工程建设。在奥博克行政当局处理这一事情时，厄立特里亚工人证实这一有疑问的工程是将连接奥博克和厄立特里亚阿萨布之间的道路施工项目的一部分。自两国之前同意厄立特里亚可以修建这样一条公路以来，奥博克行政当局一直以为厄立特里亚政府在施工小组越过边界进入吉布提领土之前将通知吉布提当局；

(b) 2 月 10 日：在两国当局之间未进行任何沟通的前提下，厄立特里亚道路施工机械和人员越过边界开始了在杜梅伊拉角的施工工作。在 2 月 15 日至 3 月 30 日期间，奥博克地方当局几次接触其厄立特里亚对应部门方，但是未能就未获授权侵入吉布提问题获得一个解释；

(c) 3 月中旬：厄立特里亚国防军部队大量越过边界，占领了杜梅伊拉角和杜梅伊拉岛，并开始在占领区域挖战壕，修建防御工事；

(d) 4 月 7 日：奥博克地方官和吉布提的一名军官打算前往杜梅伊拉角调查情况，被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拦回；

(e) 4 月 17 日：吉布提武装部队人员在杜梅伊拉角进行部署并将部队驻扎在靠近厄立特里亚国防军驻军的地方；

(f) 4 月 18 日：吉布提政府开始与厄立特里亚进行双边外交接触，以便使厄立特里亚国防军从其领土撤军。所进行的接触包括：㈠ 向厄立特里亚政府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㈡ 在吉布提总统的提议下，4 月 20 日两国首脑进行了一次电话交谈；㈢ 4 月 21 日两国外交部长在吉布提举行了一次会议；

(g) 4 月 22 日：吉布提总统访问边境区域，表面上看这是 2008 年 4 月 20 日两国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时厄立特里亚总统提出的建议或直接请求的结果（厄立特里亚总统向吉布提总统提出这一请求的出发点是吉布提首都比阿斯马拉更接近问题区域/边界）。在现场，吉布提总统确认的事实是，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杜梅伊拉角，并支起了帐篷，修建了防御工事，而多艘武装巡逻快艇和另外一艘巡逻艇已经停靠在了杜梅伊拉角附近的小河中。在吉布提总统访问边界后，几次努力接触厄立特里亚总统，与其分享访问结果均未果。吉布提总统反复被告知，厄立特里亚总统无法接听他的电话；

(h) 4 月 23 日：吉布提总统派吉布提外交部长访问阿斯马拉，并随身携带吉布提总统给厄立特里亚总统的一封信，但厄立特里亚当局拒绝接见吉布提外交部长；

(i) 4 月 23 日至 28 日：吉布提驻厄立特里亚大使试图使其东道国能够参与解决日益严重的争端但未果；

(j) 4 月 24 日：两国的 2 名高级别军官在杜梅伊拉角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局势。成立了一个由两国高级军官组成的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对军事局势进行监督并在两国军队的阵地间划出一个缓冲区。遗憾的是，这是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吉布提武装部队之后试图与厄立特里亚国防军重建联系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再未见到过或听说过那位带领厄立特里亚国防军代表团参加 4 月 24 日会议的将军。

(k) 4 月中至 6 月 10 日：虽然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和吉布提武装部队在各自边界彼此间几米的距离内设立了阵地，但是超过 50 名各军衔的厄立特里亚士兵（确切人数还有待确认）背弃了他们的部队，到吉布提一侧寻求避难。吉布提武装部队拒绝听从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提出的将他们遣返的要求，为这些逃兵提供了保护。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发布了几次最后通谍并威胁如果不遣返逃兵就要实施报复；

(l) 6 月 10 日，12 时 15 分：又有一名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军官从部队逃跑并越过边界进入吉布提。与对待之前的逃兵的方法一样，吉布提武装部队再次提供了保护。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指挥官要求遣返这名逃兵，这次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吉布提武装部队并未理会这一最后通谍；

(m) 6 月 10 日，18 时 40 分：在吉布提大多数士兵正在忙着祷告的时候，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向吉布提武装部队开了火。之后的交锋持续时间超过 24 小时。据信，大约 44 名吉布提武装部队士兵在战斗中被打死，19 名士兵失踪。厄立特里亚一方的伤亡人数不详，但是未经证实的报告指出，厄立特里亚的损失不大；

(n) 6 月 10 日至 12 日后：在国际社会表达了日益强烈的关切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审议意见特别呼吁两国部队撤回到各自原来的阵地后，吉布提武装部队撤回至距离厄立特里亚阵地 4 至 5 公里的地方。实况调查团能够对地面撤军情况进行证实。就厄立特里亚一方而言，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并未理会关于从杜梅伊拉角高地撤军的呼吁，或者至少调查团无法证实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对安全理事会呼吁从其新占领的阵地撤军的反应。

六. 非洲联盟及其他组织采取的举措以及双边行为体方进行的努力

非洲联盟

18. 2008 年 4 月 24 日，吉布提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致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他通报说，厄立特里亚自 2008 年 4 月 16 日以来，已经占领了吉布提在杜梅伊拉的部分领土。他请求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派一个实况调查团进行情况评估。他还忆及，1996 年，厄立特里亚曾“在军事上侵入该区域并出版了一份地图，对两国间的边境线进行了修改。”

19.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分别在 4 月 24 日以及 5 月 2 日和 26 日举行的第 121 次、125 次和第 130 次会议上根据吉布提的请求对情况进行了审议，并强调亟需紧迫需要派遣一个实况调查团。之后，非洲联盟委员会向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两国当局发出信息，通知他们，其打算在 6 月 5 日至 9 日期间派遣一个设想的调查团。6 月 2 日，吉布提表示愿意其做好了在上述日期接待调查团的准备。故此，非洲联盟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团在上述期间访问了吉布提。特派团访问了前往了杜梅伊拉并指出“局势非常紧张”，两国军队在“面对面不足 3 米的距离内”剑拔弩张。 非洲联盟调查团也能够注意到“有重要的土木工程项目并在[杜梅伊拉角]山的两侧挖掘了深深的战壕。”调查团并未接到阿斯马拉当局访问厄立特里亚的许可。

20. 在 6 月 12 日举行的第 136 次会议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收到了非洲联盟实况调查团的报告并发表了一份公报，非洲联盟在公报中“遗憾地指出厄立特里亚当时还未同意接待调查团”并“促请两国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及“通过对话解决任何双边争端”。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呼吁立即解决两国共同边界目前普遍的局势，包括撤回自 2008 年 2 月 4 日以来一直驻扎在边界的所有部队”。

21. 截至本报告最终定稿时，非洲联盟仍在等待厄立特里亚官员接待调查团的许可。在厄立特里亚总统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利用在日本举行的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之机进行初步接触，以及借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之机与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进行接触后，非洲联盟依然抱有希望，认为期待已久地邀请平主席访问阿斯马拉并与厄立特里亚当局举行磋商依然存在可能性。但是，非洲联盟也承认其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自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出现争端后，厄立特里亚便不再出席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会议。

阿拉伯国家联盟

22. 在非洲联盟调查团之前，阿拉伯国家联盟已经在 5 月初派遣了自己的实况调查团前往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调查团受到吉布提的接待并得到了吉布提当局的充分合作。调查团也寻求会见厄立特里亚官员但未获得前往厄立特里亚的签证。除派遣调查团外，阿盟还敦促两国间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并呼吁厄立特里亚从杜梅伊拉撤军。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23.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第十二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于 2008 年 6 月 14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也讨论了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局势。在最后报告中，会议对“厄立特里亚部队最近在杜梅伊拉角采取的军事袭击表示关切”，并“并敦促双方，特别是厄立特里亚，接受调解，以和平手段解决危机，恢复原状。”

24. 在实况调查团与伊加特高级官员在吉布提开展讨论期间，考虑到厄立特里亚已于 2007 年 4 月暂停其在伊加特的成员资格，这一次区域机构也承认自己在处

理这一危机方面力有不逮。目前正展开努力鼓励厄立特里亚重返伊加特。如果这些努力获得成功，那么可以想象伊加特将能够在各项努力中发挥作用，化解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紧张局势。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

25.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大使委员会在布鲁塞尔授权一个实况调查团于 2008 年 7 月下旬访问吉布提。调查团会晤了吉布提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并对杜梅伊拉进行了实地访问。不过，调查团无法访问厄立特里亚，也不能与任何厄立特里亚官员讨论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边境局势。

欧洲联盟委员会

26. 欧盟委员会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专员路易斯·米歇尔似乎是唯一公认在 6 月 10 日至 12 日冲突过后立即访问阿斯马拉的国际官员。据称他已于 6 月 14 日和 15 日访问厄立特里亚，并与厄立特里亚总统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与吉布提的危机的意见。由于时间有限难以安排，联合国实况调查团无法与米歇尔专员会晤。

双边努力

27. 自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爆发危机以来，一些友方和邻国都各自提供援助促进和平解决这一争端。在所提供的这些援助中，最为人所知的包括卡塔尔和也门提供的援助。在实况调查团访问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期间，这些援助的成果并未向调查团公开。

七. 联合国实况调查团的重要调查结果

A. 杜梅伊拉的军事局势

28. 从吉布提政府提供的照片上看，杜梅伊拉角位于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区域，是一处荒芜、多石向外伸入红海的地方，调查团在访问期间已确认这些照片。杜梅伊拉角北部有一处小水湾，据称已被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改造，目的是建设一座海港（调查团的一些对话者声称这座海港是一处小型海军设施），以便从厄立特里亚一侧取道进入杜梅伊拉角最高点。在这项工程完工之前，进入杜梅伊拉角最高点的唯一途径是从吉布提一侧取道向南。杜梅伊拉角以东是杜梅伊拉岛，该岛似乎一度曾是杜梅伊拉角的延伸部分。

29. 按照吉布提外交事务和国际合作部长出示给调查团的 1954 年地图，杜梅伊拉角的东部和杜梅伊拉岛均属于吉布提，但这一段边界仍然有待正式划定。杜梅伊拉角和杜梅伊拉岛俯瞰曼德海峡，该海峡位于吉布提海岸和也门之间，距离最近宣布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吉布提-也门大桥（阿拉伯实业家和海湾国家合股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和建设工程）的拟建地点西北部约 35 公里。从杜梅伊拉角的最

高点，部队可从南边监视和控制进入厄立特里亚的陆路通道，因为其余边界均沿 Weima 河道划分，该河道可能会阻碍装甲车辆和轮式车辆进入。

30. 实况调查团可在 2008 年 8 月 3 日参观该地区，并使用双目镜远距离观察争端地点。很难评估据称由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在杜梅伊拉角修建的防御土方工程（吉布提提供的照片证据）。吉布提军方为调查团提供了很好的情况介绍，其中包括关于背景、吉布提武装部队集结和阵地变换情况的详细信息和照片。根据这份情况介绍，厄立特里亚国防军环绕杜梅伊拉角东端搭建砌石护面的交通壕，并沿交通壕每隔一段距离建造防御工事，大范围扩展了其阵地。

31. 调查团发现吉布提军队已依据安全理事会 2008 年 6 月 12 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08/20），从争端地区后撤 4 至 5 公里。安理会在该声明中敦促“双方……显示最大程度的克制，将部队撤回到事件发生之前的位置。”在法国军队的后勤支助下（依据法国和吉布提 1977 年签订的防卫条约），吉布提武装部队已在厄立特里亚国防军的迫击炮射程范围之外采取防御态势。从调查团观察杜梅伊拉角事态发展的观察地点望过去，看不清楚厄立特里亚军队是否仍在山上建造被一些对话者称为 “防御阵地”的工事。一些对话者声称，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已经在其防御工事中部署防空武器，但调查团的观察站位于争端地区南部，从那里无法清楚地辨识这些武器系统或任何其他武器系统。同样，调查团不能确定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是否已经完成其在该地区的任务（部署），也无法明确地下结论认为当地已经确立的新事实会成为杜梅伊拉角的新现实。

32. 据调查团咨询的一些军方对话者说，部署在杜梅伊拉角的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兵力约为一个营，并由一个炮兵排和一个装甲排提供支援，还有多名工兵正在建造防御工事和前述小型海军设施。总之，据称厄立特里亚的兵力可能在 500 到 600 人之间，但他们可以迅速得到阿萨布港口或靠近边境的其他地点的部队的增援。

33. 另一方面，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吉布提军队在防御区前沿部署了约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和一个装甲兵团。除了部署人员和装甲车辆之外，为应对任何针对杜梅伊拉角的军事进攻行动，吉布提还需要近距离空中支援、攻击机、炮兵若可能舰炮火力支援。如果没有大量支援，吉布提军方不可能部署这样的兵力。此外，吉布提武装部队很难在争端地点较长时期地维持 1 000 人左右的兵力，因为吉布提的总兵力平均为 4 400 人，其中包括约 800 人组成的宪兵部队。

34. 目前，当地的安全局势可被描述为稳定而紧张，而且今年此时出现的极端条件恶化了这一局势。不清楚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准备占据争端地点多长时间。尽管吉布提继续寻求通过外交和政治渠道和平解决这一问题，但该国似乎准备保卫其领土。由于调查团无法与厄立特里亚当局交换意见，因此很难确定厄立特里亚冒险采取行动的原因，也难以确定厄立特里亚一方今后会采取什么行动。不过，无论是调查团还是熟悉该区域情况的军事专家都认为，厄立特里亚不太可能进一步向吉布提境内推进。

35. 实况调查团确认的一项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已形成僵局，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特别是因为当前各级军事部署难以为继，而且给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的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B. 危机对两国间关系的影响

36. 直到 2008 年 6 月，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一直维持着相当不错的双边关系。在实况调查团调查期间，总有人指出吉布提是厄立特里亚的邻国之一（除沙特阿拉伯以外，可能还有苏丹），在目前的争端爆发之前，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一直邦交良好。按照吉布提当局的说法，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吉布提首先试图在领导层通过两国之间现有的双边机制来解决当前的危机。在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是 2006 年 7 月两国国防部依据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之间的《友好合作协定》签订的一份协定以及 1995 年 12 月签订的《安保问题协定》。

37. 调查团得知，依据 2006 年的《协定》，两国承诺尊重对方的边界，并同意建立联合军事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会议，或者应任意一方的要求举行会议。两国还进一步商定，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和指挥官级会议。在两国关系史上的这一紧要关头，前述所有机制似乎都不起作用，吉布提当局将其归咎于厄立特里亚领导层缺乏政治诚意以及不明确表示真实意图。

38. 自出现紧张局势以来，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关系显著恶化，吉布提不得不召回驻厄立特里亚大使，并于 2008 年 6 月驱逐厄立特里亚驻吉布提大使。两国之间的所有外交关系目前均已中断，而厄立特里亚继续低估局势的严峻性，拒绝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帮助两国化解紧张局势的所有努力。

39. 考虑到当前这场危机影响广泛，已经导致大量人员死亡，而且鉴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受到破坏，因此只有厄立特里亚接受的高级别政治干涉才能缓解紧张局势，说服双方解除对共同边境的军事管制，并把部队撤回到事件发生之前的位置。调查团强烈反对任何一方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因为军事行动绝不可能解决当前的争端。相反，调查团认为非常有必要重建两国之间的信任，逐渐消除危机带来的创伤。

C. 危机的人道主义影响

对奥博克区当地居民的影响

40. 边界争端发生在吉布提这个最干旱、人烟最稀少的地区。吉布提主要城市奥博克最近才有了一条与该国其他地区相连的柏油公路。据奥博克区医生称，吉布提的这个地区生活着大约六万人，大多是牧民。随着季节变化，这些牧民经常越过边界寻找更好的牧场和水源。生活在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交界地区的大部分人是游牧民，他们不携带任何国民身份证件，赶着牲畜自由往来于各国领土。当前旱灾尤其对奥博克区北部和东部造成影响。营养不良率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大多数居民依赖粮食援助和（或）车载水源。

41. 2008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的冲突及随后杜梅伊拉和穆卢莱的军事化，据报已造成大约 207 个家庭流离失所，他们被临时安置到奥博克区称作安多利和霍尔安加尔的两处地点。所有流离失所家庭目前都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霍尔安加尔的家庭还接受国家当局安排送来的车载水源，车辆则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提供燃料和保养。由于上述两处地点都远离杜梅伊拉，实况调查团未能访问这些流离失所家庭。

42. 虽然流离失所人数较少，但边境地区军事化从许多方面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数百名武装部队人员突然涌入当地，使本已稀缺的资源更加紧张，水源和牧场尤其如此；儿童基金会对当地有限几个井眼中的一个现在被专门用来向吉布提军方供水感到关切。其次，关闭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大约 80 公里的边界，使传统上的迁徙中断，两国以及埃塞俄比亚牧民的生计受到威胁。第三，关闭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边界已造成一些家庭离散，有些家人滞留在吉布提一侧，有些家人则身处厄立特里亚控制领土之内。大部分受影响家庭不知道离散家人的下落。

保护问题

43. 目前最令人关切的是保护问题。自 6 月 10 日至 12 日冲突以来，据报已有 19 名吉布提战斗人员失踪。吉布提失踪人员名单已转交最近访问吉布提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特别考察团。红十字委员会还看望了自冲突以来被吉布提当局俘虏的 19 名厄立特里亚战斗人员。红十字委员会定于 8 月中旬再次访问吉布提。

44. 红十字委员会在厄立特里亚派有人员，但地方当局至今仍否认 6 月 10 日至 12 日发生过边境事件。因此，红十字委员会难以查明厄立特里亚境内是否关押着因这些事件而产生的吉布提战俘。

45. 如上文所述，自危机发生以来，一些厄立特里亚士兵和军官逃离厄立特里亚国防军进入吉布提。吉布提内政部秘书长表示，目前有 36 名厄立特里亚逃兵在吉布提当局看管之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接到未经证实的报告称，吉布提境内现有多达 100 名厄立特里亚逃兵，新逃兵还在继续到来，其中有些是厄立特里亚国防军的高级军官）。吉布提内政部已请求难民署向这些逃兵提供简易住所和援助，并帮助确定他们的地位。

46. 难民署处理战斗人员和前战斗人员问题有一套严格的政策：逃兵不同于其他难民或寻求庇护者。他们接受东道国政府的保护；未经难民署副高级专员批准，难民署不能向他们提供直接援助；为确定逃兵是否有资格获得难民地位，必须证明他们在要求获得难民地位之前很久就已表示不从事一切军事活动。严格除外条款也适用于曾犯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或战争罪行的个人。调查团确信，难民署将帮助吉布提当局确定目前在吉布提境内厄立特里亚逃兵的地位。

47. 获得难民地位的厄立特里亚国防军逃兵可以到第三国重新安置。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这或许可以缓和这个敏感问题的紧张状态。对于无法获得难民地位的逃兵，也必须说明他们的未来，特别是吉布提当局是否应将他们作为战俘对待。不过，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考虑，似乎已超出本实况调查团的工作范围。

伤员的医治

48. 6 月 10 日至 12 日冲突发生后，大约 55 名吉布提战斗人员由法国军方撤出并接受治疗。如有需要，法国军方、红十字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分别在吉布提派有人员）可为在战争中受伤的战斗人员和平民提供更多医疗用品。

八. 意见

49. 调查团确认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吉布提当局无法容忍一个邻国竟然会发动袭击，占领他们的主权领土，甚至还拒绝进行对话或解释其行动。实况调查团发现，边境局势非常紧张，吉布提人民尤其对联合国充满期待。在调查团的整个访问期间，吉布提当局都强烈表达对邻国厄立特里亚背信弃义的失望。调查团接触的有限几批居民都对吉布提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拖入一场毫无意义的危机，导致该国无法集中力量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深感沮丧和愤慨。

50. 吉布提军方内部感到义愤填膺的是，厄立特里亚国防军采取了行动，而厄立特里亚领导人却刻意保持沉默，似乎占领别国主权领土是正常的行为。许多高级军官用非常强烈的语句向调查团表示，他们对不得不接受吉布提军队只能在厄立特里亚强行占领杜梅伊拉之后撤出本国领土这一事实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称已响应安全理事会号召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则将他们的行动与厄立特里亚的行动作了对比，后者不仅占领吉布提主权领土，而且还拒绝与吉布提一道或与国际社会合作解除危机。这样一来，厄立特里亚就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挑动吉布提卷入非洲之角另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51. 在详尽审阅手头掌握的所有事实之后，调查团希望发表以下具体意见：

(a) 近期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边境地区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杜梅伊拉的军事化，对吉布提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当前紧张局势给该国国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重大风险，愤怒的吉布提军方渴望以武力从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手中夺回杜梅伊拉，可能会使吉布提民选政府面临不应有的压力。如果听任厄立特里亚对杜梅伊拉的占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吉布提军方就有可能开始认为该国政治领导人软弱无力，无法处理当前对吉布提领土的占领问题。这一局面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此外，吉布提军队在边境地区的调动显然无法长期持续，而且将大量损耗该国的有限资源；

(b) 吉布提-厄立特里亚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和全面的处理，就会对整个区域和广大国际社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吉布提可能陷入动荡和曼德海峡军事

化，对区域和平或国际航运与投资而言都不是好兆头。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c) 调查团查明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冲突与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危机的相互关系。虽然这个问题在调查期间从未广泛讨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平进程的突破，将大大有助于确保厄立特里亚为解除与吉布提交界地区的军事化进行合作。在解决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问题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也很可能会鼓励厄立特里亚接受国际仲裁进程，并最终形成彼此认可的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划界方案。旷日持久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争端对整个非洲之角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影响不容低估，尤其考虑到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已经对这个问题自 2002 年 4 月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委员会裁定以来缺乏进展感到沮丧。实况调查团成员也越来越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该区域许多不稳定因素与事情未结束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争端未解决有关，特别是双方一直在对抗彼此在该区域的（实际或感知）利益和行动，不论是在吉布提还是在索马里；

(d) 厄立特里亚在通过司法进程和仲裁解决边界争端，包括与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的边界争端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如果认为与吉布提存在边界争端，厄立特里亚就应公开作此表示，并提出此问题，交由政治和（或）司法进程或仲裁机构予以解决；

(e) 如果两国，特别是厄立特里亚不给予充分合作，短期内就不可能出现令人满意的争端解决办法。然而，局势已不容其成为另一场无休止的边界争端，因为实际情况有所变化，而两个邻国已被拖入关于如何处理这一实际情况的无休止争论之中。当有如此众多的证据可确认存在问题时，厄立特里亚不应当继续表示与吉布提毫无瓜葛。考虑到其行动已对另一国造成不利影响，厄立特里亚有义务就杜梅伊拉当前的局势进行对话。

九. 建议

52. 通过本报告，实况调查团希望强调，需要采取紧急政治行动结束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的危机。似乎很显然（即便是在不了解厄立特里亚当局真实打算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关系进一步恶化和部队调动或敌对宣传进一步升级。如果双方具有和平解决危急的政治意愿，联合国似在帮助缓和紧张方面的处境最为有利。调查团的主要建议（暂定，尚须访问厄立特里亚）如下：

A. 实况调查团工作的结论

53. 作为最紧急事项，应延长秘书长提出的通过斡旋缓和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紧张局势的建议。为给这一政治进程提供动力，必须让两国相信，派遣一个均衡的实况调查团符合它们的既得利益。调查团将在听取双方意见之后才会

下结论。吉布提当局迄今给与了合作，并为实况调查团的工作提供了方便。现在责任是在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一边。如果厄立特里亚声称埃塞俄比亚入侵，或像其以前所声称的吉布提从事了侵略，那么，厄立特里亚具有国际义务和责任与联合国合作，以便确定事实。为了转达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对于尽早解决危机的重视，同时为了增强厄立特里亚当局对于进程的信心，曾成功访问过阿斯马拉的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未来数周内可以重返厄立特里亚首都，与厄领导人进行协商。

54. 给予厄立特里亚的宽限期不应是无限的。关于接触的筹备工作，不能让联合国卷入论战和政治空谈。必须向厄立特里亚提出发放必要签证和为调查团提供便利的具体时限，包括对杜梅伊拉的厄立特里亚一侧部署区的实地访问。

55. 现在，有关各方对联合国提出了很高的期望甚至要求，即联合国应尽最大的努力，将两国从当前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不应让目前的吉-厄局势、特别是边界危机和外交关系的断绝进一步恶化，哪怕是在表面上，因为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该地区看来“平静和安静”。

B. 通过非军事化和改善逃兵待遇建立信任

56. 联合国和所有国际行动者的优先重点应该是劝说双方、特别是厄立特里亚实现边界的非军事化，并恢复到 2008 年 2 月的状态。目前，在受影响地区调动部队的状态下，政治谈判解决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吉布提军队后来已经撤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厄立特里亚部队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要求采取相同行动。不应允许任何国家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而不受惩罚，这样做对该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不会有好处。

57. 调查团忆及，6 月 10 日至 12 日的冲突是在边界紧张局势在几个星期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发生的，部分原因是吉布提武装部队和厄立特里亚国防军之间在如何对待 2008 年 4 月至 6 月越境进入吉布提的逃兵上意见不一引起的。因此，厄立特里亚可能会欢迎联合国努力促成两国就逃兵的前途问题进行对话，今后有可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有迹象表明，红十字委员会正在与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两国当局就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以及某种程度上报称的逃兵进行接触。实况调查团眼下还不了解这种接触的性质和确切内容以及接触的结果。如果情况属实，则应鼓励红十字委员会和两国在不作政治渲染的情况下悄悄地落实这一人道主义举措。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这一行动才能鼓励对话，创造政治空间和为缓和紧张建立一种切入点。

C. 政治和司法框架(仲裁)

58. 即便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迄今都没有这样说，但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着没有勘定、甚至是有争议的边界。现在有若干项殖民主义条约和议定书以及至少三种不同的地图和边界线，这说明独立时继承的边界可能有争议。

59. 无疑，就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边界的地位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才能最终和最合理地解决当前的危机。这也是防止今后爆发类似危机的最可靠保障。因此，维持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和平的长期努力应侧重于启动新的政治进程，或恢复处理这种问题的现有双边机制。如果这种进程无法实现预期的成果，双方应诉诸仲裁，最终作出划界的裁决。

60. 毫无疑问，两国必须商定，哪些殖民主义的条约和议定书（1897 年阿比西尼亚-法国条约、1900-1901 年法国-意大利议定书、1935 年法国-意大利条约）可以用作确定其共同边界的基础。很不幸，两国在尚未成为独立国家时谈判缔结的条约和议定书现在却成为导致双方走到了战争的边缘。除了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国家独立时继承的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开罗宣言》之外，最近乍得与利比亚间奥地祖地带之争等有关争端的经验在这方面可以给人以启发。

61. 鉴于上述，联合国解决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危机的努力应侧重于为两国提供一种平台，借以讨论共同边界和商定能够导致边界勘定的公平进程。在这方面，秘书长不妨与当事方探讨是否有可能请它们协助他的斡旋工作，以促成此种讨论。政治事务部似乎是推动两国就边界的非军事化和启动政治进程进行对话的最佳选择。这一进程最好应在一名特使的领导下进行，特使应在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访问阿斯马拉后上任。

十. 结论

62. 本报告只是实况调查团的部分报告。尽管有这样的限制，报告仍能够让人们更好了解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关系的现状。希望厄立特里亚当局能够及时对秘书长斡旋的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当前形势仍然脆弱、易变和紧迫。这种令人不安的平静不应让联合国感到自满。如果联合国的建议再次遭到厄立特里亚的拒绝，应将此事提交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为了应付局势，一个主权国家正在陷入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无以承受的军事调动，这一局势最终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区域和国际和平。就目前来说，实况调查团的结论是，仍然存在进行进一步政治接触的余地，特别是同厄立特里亚的政治接触。

附件一

议定书和条约

1897

[illegible]

Convention

pour les frontières.

Entre Sa Majesté Menilek II Roi des Rois d'Ethiopie et Monsieur Lagarde,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Représentant du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Grand Croix de l'ordre Impérial d'Ethiopie, il a été convenu ce qui suit :

La frontière de la zône côtière conservée par la France comme possession ou Protectorat direct sera indiquée par une ligne partant de la frontière franco-anglaise à Adjalelo, passant à Rahalé, le mont Daguen, Sablola, Goliad, Airoli, le bord du Lac Abbé, - Mergada, le bord du Lac Alli et de là remontant par Daimuli et Adghéno Marci, puis gagnant Doumeirah par Ettaga en côtoyant Raheitah.

(Voir Carte de Chaucand 1894)

Il reste bien entendu qu'aucune Puissance étrangère ne

[illegible]



pourra se prévaloir de cet arrangement pour s'immiscer sous quelque forme et quelque prétexte que ce soit dans les régions situées au delà de la zône côtière française.

Le Lac Assal étant l'héritage de l'Empire d'Ethiopie, il est convenu qu'on ne défendra jamais de prendre dans ce Lac le sel destiné à l'Ethiopie et que l'arrangement qui a été fait avec une Compagnie au sujet du Lac Assal reste intact.

Ecrit à Addis Abeba le 12 Mégabit 1889 (20 mars 1897.)



dénoncé en 1938

TRAITE ENTRE LA FRANCE ET L'ITALIE

RELATIF AU REGLEMENT DE LEURS INTERETS EN AFRI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Sa Majesté le Roi d'Italie, désireux de développer en Afrique les relations d'amitié et de bon voisinnage qui existent entre les deux Nations et, pour ce faire, de régler d'une manière définitive les questions pendantes au sujet des Conventions du 28 Septembre 1896 relatives à la Tunisie et de l'Accord de Londres du 26 Avril 1915 en son article 13, ont désigné pour leurs plénipotentiaires, savoir :

le PRESIDENT de la REPUBLIQUE FRANCAISE :

M. Pierre LAVAL,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SA MAJESTE LE ROI D'ITALIE :

M. Benito MUSSOLINI, Chef du Gouvernemen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lesquels, après avoir reconnu leurs pleins pouvoirs en bonne et due forme, sont convenus des dispositions suivantes :

TITRE Ier. - QUESTIONS TUNISIENNES

Article Ier.

Les situations et les droits des Italiens et sujets coloniaux italiens en Tunisie et des Tunisiens en Italie seront réglé par une Convention Spéciale, dont les bases sont fixées dans un Protocole spécial en date de ce jour, et que les Hautes Parties

./.

contractantes s'engagent à négocier dans les plus bref délai possible, de telle manière qu'elle entre en vigueur à la même date que le présent Traité.

TITRE II. - FRONTIERE ENTRE LA LIBYE ET LES COLONIES FRANCAISES LIMITROPHES

Article 2.

La frontière séparant la Liby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et de l'Afrique Equatoriale Française à l'est de Tummo, point terminal de la ligne fixée par l'accord de Paris du 12 septembre 1919, sera déterminée ainsi qu'il suit :

- une ligne directe partant de Tummo et rejoignant l'EHI DOMAR DOBA;

- de l'EHI DOMAR DOBA, une ligne droite rejoignant l'extrémité Nord-Est de l'EHI DOGOLOGA;

- de l'EHI DOGOLOGA , une ligne droite rejoignant l'ENNERI TURKOU en un point situé en aval du confluent de celui-ci avec l'ENNERI GUESSO, de telle sorte que le tronçon DOGOLOGA-ENNERI TURKOU de la piste caravanière du Fezzan vers BARDAI reste en territoire français ;

- de ce point, une ligne droite rejoignant le confluent de l'ENNERI BARDAGUE avec l'ENNERI MOMOGOI ou OFOUNI;

- de ce confluent, la ligne des hauteurs séparant l'ENNERI BARDAGUE de l'ENNERI MOMOGOI ou OFOUNI, puis la ligne des crêtes jusqu'à l'EHI MADOU, de telle sorte que les affluents de droite de l'ENNERI BARDAGUE-ZOUMERI, notamment les ENNERI ODRI, TIHAA, OUADAKE, ARAYE, MECHEUR, TIRENNO, AGUESKE, KAYAGA, ABECHE, restent en territoire français ;

./.

- de l'EHI MADOU, une ligne droite rejoignant YEBIGUE, à 10 kilomètres en amont de YEBBI-SOUMA;

- de ce point, une ligne droite rejoignant le point géodésique d'AOZI;

- de ce point, une ligne droite rejoignant l'intersection du 24ème degré de longitude Est Greenwich et du 18ème degré 45' de latitude nord.

Ce tracé est indiqué sur la carte N°1 jointe au présent Traité.

Article 3.

Des Commissaires spéciaux, délegués à cet effet par les deux Gouvernements, procéderont sur les lieux, d'après les données énoncées à l'article précédent, à une démarcation effective. Ils soumettront aux deux Gouvernements, en même temps que le résultat de leurs travaux, un projet d'accord sur les dispositions à prendre pour assurer d'une manière efficace la police dans la zone frontière et pour y régler l'utilisation des pâturages et des points d'eau par les populations indigènes.

TITRE III. - FRONTIERES ENTRE L'ERYTHREE ET LA COTE FRANCAISE DES SOMALIS

Article 4.

Le tracé suivant sera substitué à la délimitation établie entre l'Erythrée et la Côte Française des Somalis par les Protocoles de Rome en date des 24 Janvier 1900 et 10 Juillet 1901 :

- de DER ELOUA sur le détroit de BAB-EL-MANDEB une ligne droite rejoignant l'OUED WEIMA immédiatement en aval de DAADATO.

./.

Ce tracé est indiqué sur la carte N°2 jointe au présent Traité.

Article 5.

Des Commissaires spéciaux, délégués à cet effet par les deux Gouvernements, procéderont sur les lieux, d'après les données énoncées à l'article précédent, à une démarcation effective. Ils soumettront aux deux Gouvernements, en même temps que le résultat de leurs travaux, un projet d'accord sur les dispositions à prendre pour assurer d'une manière efficace la police dans la zone frontière et pour y régler l'utilisation des pâturages et des points d'eau par les populations indigènes.

Article 6.

La France reconnait la souveraineté de l'Italie sur l'île DOUMEIRAH et les îlots sans nom adjacents à cette île.

Article 7.

Le présent Traité sera ratifié et les ratifications seront échangées à Rome dans le plus bref délai possible. Il entrera en vigueur le jour de l'échange des ratifications.

En foi de quoi, les Plénipotentiaires susnommés ont signé le présent Traité, établi en double exemplaire, et y ont apposé leurs cachets.

Fait à Rome le 7 Janvier 1935

Laval

Mussolini

AMBASSADE DE FRANCE
EN ETHIOPIE

PROTOCOLE DE DELIMITATION DE LA FRONTIERE
ENTRE LA COTE FRANCAISE DES SOMALIS ET L'ETHIOPIE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e Gouvernement Impérial d'Ethiopie, désireux de resserrer les liens d'amitié existant entre la France et l'Ethiopie et de se mettre définitivement d'accord sur le tracé des frontières entre la Côte Française des Somalis et l'Empire d'Ethiopie qui a déjà fait l'objet:

- de la Convention pour les frontières du 20 Mars 1897,
- du Protocole franco-anglo-éthiopien du 18 Avril 1934,
- du Protocole franco-éthiopien du 5 Septembre 1945,
- des accords franco-éthiopiens du 3 Juin 1947,
- des accords franco-éthiopiens du 29 Octobre 1949,
- du Procès-verbal du 6 Mai 1953 de la 16ème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mixte d'abornement de frontières,

ont convenu:

1°) De considérer comme définitif le tracé de la frontière de Mahada-Djalléllo à Dirko-Koma déjà délimité et aborné, tel qu'il est décrit dans le procès-verbal de la 16ème réunion, tenue le 6 Mai 1953, de la Commission franco-éthiopienne d'abornement de frontières et dans ses annexes.

..../.

2°) De procéder, aussitôt après la signature du présent protocole, à la restitution ou au transfert réciproque des territoires occupés par l'une ou l'autre des deux parties au-delà de la frontière déjà délimitée et abornée, l'opération devant commencer quinze jours après cette signature et devant être achevée au plus tard dans le délai d'un mois à partir du commencement de l'opération du transfert. Le point de départ pour l'opération sera Mahada-Djallelo.

3°) De faire procéder ensuite, dans le délai d'un mois après l'achèvement de l'opération du transfert, et suivant les principes adoptés dans le passé par la commission mixte, à la délimitation de la frontière de Dirko-Koma à Adguéno-Garci et de là jusqu'à Daddato, point d'aboutissement des travaux de délimitation de la frontière entre la Côte Française des Somalis et l'Erythrée

4°) De faire procéder, aussitôt après, à l'abornement de cette dernière portion de frontière, de Dirko-Koma à Adguéno-Garci et de là jusqu'à Daddato.

En foi de quoi le présent protocole a été signé en double exemplaire.

Fait à Addis-Abeba, le 16 Janvier 1954

L'Ambassadeur de France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Ethiopie.

10 juillet 1901

PROTOCOLE.

La Commission spéciale visée par l'article II du Protocole signé à Rome, le 24 janvier 1900, entre la France et l'Italie, au sujet de la frontière délimitant leurs possessions respectives dans la région côtière de la mer Rouge et du golfe d'Aden, ayant achevé, sur les lieux, le travail dont elle avait été chargée, et le dit Protocole devant maintenant être complété d'après les résultats de ce travail, les soussignés, dûment autorisés à cet effet, ont stipulé ce qui suit:

La ligne de frontière stipulée par l'article I du Protocole 24 janvier 1900 a son point de départ à la pointe extrême du ras Doumeirah; elle s'identifie ensuite avec la ligne de partage des eaux du promontoire de ce nom; après quoi, à savoir après le parcours d'un kilomètre et demi, elle se dirige en ligne droite au point, sur le Weima, marqué Bisidiro dans la carte ci-annexée.

A partir de Bisidiro, la ligne se confond avec le *thalweg* du Weima, en le remontant jusqu'à la localité que la carte ci-annexée dénomme Daddato, cette localité

marquant ainsi le point extrême de la délimitation franco-italienne établie par le susdit Protocole 24 janvier 1900.

En foi de quoi, le présent Protocole a été dressé et signé en double exemplaire.

Fait à Rome, le 10 juillet 1901.

L'Ambassadeur de France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S. M. le Roi d'Italie*



24 janvier 1900

PROTOCOLE.

Les Gouvernements de France et d'Italie ayant convenu de procéder à la délimitation mutuelle de leurs possessions dans la région côtière de la Mer Rouge et du golfe d'Aden, les soussignés, dûment autorisés à cet effet, ont stipulé ce qui suit:

Article I.

Les possessions italiennes et les possessions françaises sur la côte de la Mer Rouge sont séparées par une ligne ayant son point de départ à l'extrémité du ras Doumeirah, suivant la ligne de partage des eaux du promontoire de ce nom, et se prolongeant ensuite, dans la direction du sud-ouest, pour atteindre, après un parcours d'environ soixante kilomètres depuis ras Doumeirah, un point à fixer d'après les données suivantes:

Après avoir pris comme point de repère, sur une ligne suivant, à environ soixante kilomètres d'écart,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côte de la Mer Rouge, le point équidistant du littoral italien d'Assab et du littoral français de Tadjourah, on fixera, comme point extrême de la ligne de démarcation dont il est question ci-dessus, un point à nord-ouest du point de repère, à une distance de 15 à 20 kilomètres. Le point extrême et la direction de la ligne de démarcation devront, en tout état, laisser du côté italien les routes caravanières se dirigeant de la côte d'Assab vers l'Aussa.

Article II.

Des Commissaires spéciaux, délégués à cet effet par les deux Gouvernements, procéderont sur les lieux,

d'après les données énoncées à l'article précédent, à une démarcation effective. En prenant pour point de départ de la frontière le ras Doumeirah, et en déterminant le tracé de cette frontière, ils feront en sorte que le point extrême de la ligne puisse être facilement identifié par le choix d'un mamelon, d'un rocher ou d'un autre accident de terrain.

Article III.

Les deux Gouvernements se réservent de régler plus tard la situation de l'île Doumeirah et des îlots sans nom adjacents à cette île. En attendant, ils s'engagent à ne les pas occuper, et à s'opposer, le cas échéant, à toute tentative, de la part d'une tierce puissance, de s'y arroger des droits quelconques.

En foi de quoi, le présent Protocole a été signé en double exemplaire.

Fait à Rome, ce 24 janvier 1900.

L'Ambassadeur de France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S. M. le Roi d'Italie

附件二

ADDIS ABABA

THE AFRICAN UNION

i Amb. Ramtane Lamamra, Commissioner for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African Union (AU)

ii Mr. Elghassim Wane Head of the AU Conflict Management Division (CMD)

iii Gen. Jaotody Jean de Matha, member of the AU fact-finding mission to Djibouti and itrea, which visited Djibouti from 5-9 June 2008.

THE LEAGUE OF ARAB SSTATES

- Amb. Ahmed Salah-Eldin Noah,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 to Ethiopia, the AU and the UNECA. the UN, the Eritrean authorities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LAS mission.

ETHIOPIAN GOVERNMENT

- Amb. Sahlewerk Zawde Head of the Africa Department at the Ethiop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et the delegation on behalf of the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H.E. Mr. Tekeda Alemu, who at the time, was out of Addis Ababa.
- Gen. Samoa Chief of Staff of the Ethiopian Armed Forces (EAF),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附件三

DJIBOUTI

Membres du Gouvernement
-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Ismaïl Omar Guelleh,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hef du Gouvernement
-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ileita Mohamed Dileita, Premier Ministre
-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Mahmoud Ali Youssouf,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e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Ougoureh Kifleh Ahmed,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Forces Armées Djiboutiennes
- Général Fahti Ahmed Houssein, Chef de l'Etat Major Général
- Général Zakaria Cheik Ibrahim, Chef de l'Etat de la Marine, Commandant du terrain

Présidence
- Mademoiselle Souad Houssein Farrah, Conseillère juridiqu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 Madame Fathiya Djama Oudoum, Conseillère diplomatiqu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e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 Monsieur Badri Ali Bogoreh, Secrétaire Général
- Madame Marie Natalis, Directrice des Affaires Juridiques et Consulaires

Ministère du Transport
- Monsieur Omar Wahib Aref, Directeur du Transport et Conseiller technique du Ministre de Transport
- Monsieur Mohamed Clem, Conseiller juridique du Ministre de Transport

Ambassade des Etats-Unis
- Monsieur Eric Wong, Chargé d'affaires p.i.
- Monsieur Matt Romagnuolo, Attaché militaire
- Monsieur Collin Greene, Conseiller politique
- Monsieur Niles Cole, Attaché Culturel

Ambassade de France
-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ominique Decherf, Ambassadeur
- Colonel Jean Cremadès, Attache de Défense, Commandant p.i. des Forces Françaises stationnées à Djibouti

IGAD
- Monsieur Azhari Karim, Secrétaire Exécutif p.i.
- Monsieur Youssouf Omar Guelleh, Responsible des relations Publiques
- Monsieur Ali Daher Had, Chef de la Section des finances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 Monsieur Sunil Saigal, Coordonnateur Résident et Représentant Résident du PNUD et de l'UNFPA (et Représentant p.i. de la FAO et de l'OMS)
- Monsieur Benoît Thiry, Représentant du PAM
- Monsieur Ahmedou Sidi Bahah, Chargé de Bureau, UNICEF
- Madame Marie-José Santos-Kpakpo, Chargée de Bureau, UNHCR
- Madame Rachida Souissi, Coordonnatrice de Programme, OMS
- Madame Aicha Djama Ibrahim, Assistant Representative, UNFPA
- Monsieur Gabriel Faye, Conseiller à la Sécurité, UNDSS